日知録　四　巻五、六

049.2
Ko357n
W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日知録32巻餘4巻』　請求記号 049.2-Ko357n

ガラス使用

閹人寺人

寺人屬於冢宰則內廷無亂政之人九嬪世婦屬於冢宰則後宮無盛色之事太宰之於王不惟在之治國而亦爲之齊家者也自漢以來惟諸葛孔明爲知此義故其上表後主謂宮中府中俱爲一體而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後之禕允二人然是後主欲采擇以充後宮而終不聽宦人黃皓終允之世位不過黃門丞（蜀志董允傳）可以爲行周禮之效矣後之人君以爲此吾家事而爲之大臣

国立国会図書館
29.7.22
図書館
336125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日知録32巻餘4巻』　請求記号 049.2-Ko357n
ガラス使用

者亦以爲天子之家事人臣不敢執而問也其家之不正而何國之能理乎魏楊阜爲少府上疏欲省宮人乃召御府吏問後宮人數吏曰禁密不得宣露阜怒杖吏一百數之曰國家不與九卿爲密反與小吏爲密乎然後知闇寺嬪御之繫於天官周公所以爲後世慮至深遠也

漢承秦制有少府之官中書謁者黃門鉤盾尚方御府永巷內者宦者八官令丞諸僕射謁者長中黃門皆屬焉然則宦寺之官猶隸於外廷也

正月之吉

大司徒正月之吉始和布教于邦國都鄙注云周正月朔日大宰同正歲令于教官注云夏正月朔日吉讀法又以正歲讀法如初注云引此四時之正重申之即此是古人三正並用之驗

逸周書周月解曰亦越我周改正以蕤賓垂三統至於敬授民時巡狩烝享猶自夏焉正謂此也見前左氏桓公五年夏正建寅啟蟄而郊雩始殺而嘗閉蟄而烝之類是也豳詩七月一篇之中凡言月者皆夏正

其言曰者皆周正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傳曰一之日周正月二之日殷正月三之日夏正月

北史李業興傳天平四年使梁梁武帝問尚書正月上日

受終文祖此時何正梁武帝問何以得知業興曰按尚書中候運衡篇云日月營始故知夏正又問堯時以前何月爲正業興對曰自堯以上書典不載實所不知梁武又云寅賓出日即是正月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即是二月此出堯典何得云堯時不知用何正業興對曰雖三正不同言時節者皆據夏時正月羲和仲春二月會男女之無夫家者雖自周書月亦夏時堯之日月亦當如此近有楚人賜爲堯莛予辯是丙之說者據此闕之遂無以辯

木鐸

金鐸所以令軍中木鐸所以令國中此先王仁義之用也一器之微而剛柔別焉其可以識治民之道也歟

鼓吹軍中之樂也非統軍之官不用陳書蕭摩訶爲中衛尚書啓後主備鼓吹後上謂所司曰鼓吹軍樂有功乃授今則文官用之王世貞[illegible]不服[illegible]言先朝之制惟總兵官[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鐃奏鼓吹嘉靖後巡撫乃倣而行之士庶人用之僧道用之金革之器徧於國中而兵由此起矣晉書司馬恬爲御史中丞值海西廢簡文帝登阼未解嚴大司馬桓溫屯中堂吹警角恬奏劾溫大不敬請科罪今制雖設號澄濟亦不舉鼓吹而士庶吉凶之禮及迎神賽會反有用鼓吹者景泰六年華陽王友墀遣千戶齋奏赴京幷買鼓吹號笛銅鑼等物奉敕切責以爲此行師之具藩王何用當時遵守祖訓如此以後法禁日弛庶民皆得用矣

後魏孝武永熙中諸州鎮各給鼓吹而高歡舉兵魏分爲二唐自安史之亂邊戍皆得用之故杜甫詩云萬方聲一槩吾道竟何之粗厲之音形爲亂象先王之制所以軍容不入國也

詩有瞽箋云簫編小竹管如今賣餳者所吹也周禮小胥注同漢時賣餳正是吹竹今則鳴金

稽其功緒

已成者謂之功未竟者謂之緒說文緒絲端也記曰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

六牲

古之爲禮以祭祀燕享故六牲之掌特重孰豕于牢稱公劉也酒牲則具美宣王也至於隣國相通則葛伯不祀湯使遺之牛羊而衛戴公之廬于曹齊桓歸之牛羊豕狗皆三百其平日國君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豕而用六牲則下之於神以求其吉故左氏載齊國之制公膳止於雙雞而詩人言賓客之設不過兔首魚鼈之類古人之重六牲也如此自齊靈公伐萊萊人使正輿子賂之崇馬牛皆百匹而吳人徵魯百牢始於會稽

終於暴殄於是范蠡用其霸越之餘謀以畜五牲而澤中千足蹴得比封君孳畜之權不在國而在民矣

易曰東隣殺牛不如西隣之禴祭秦德公用三百牢於鄜時而王莽末年自天地六宗以下至諸小鬼神凡千七百所用三牲鳥獸三千餘種後不能備乃以雞當鴈犬當麋鹿

邦饗耆老孤子

養饗孤子以象物之方生秋饗耆老以象物之既成然而國中之老者孤者多矣不可以徧饗也故國老庶老則饗

其他則養於國養於鄉郡已子死事之孤前饗之而則養幼少存諸孤而已月令一以教孝一以勸忠先王之所以為大也與

醫師

古之時庸醫殺人今之時庸醫不殺人亦不活人使其人不死不活之間其病日深而卒至於死夫藥有君臣人有強弱有君臣則用有多少有強弱則劑有半倍多則專重則遲倍則厚厚則其力深今之用藥者大抵雜匕而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日知録32巻餘4巻』　請求記号 049.2-Ko357n　ガラス使用

但以不殺人爲賢豈知古之上醫不能無失周禮醫師歲終稽其醫事以制其食十全爲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爲下是十失三四古人猶用之而淳于意之對孝文尚謂時時失之臣意不能全也易曰裕父之蠱往見吝奈何獨取夫裕蠱者以爲其人雖死而不出於我之爲嗚呼此張禹之所以亡漢李林甫之所以亡唐也（朱文公與劉子澄書所論四君子湯其意亦略倣此）

唐書許允宗言古之上醫惟是別脈脈既精別然後識病夫病之與藥有正相當者惟須單用一味直攻彼病藥力既純病即立愈今人不能別脈莫識病源以情臆度多安藥味譬之於獵未知兔所多發人馬空地遮圍冀有一人獲之術亦疏矣假令一藥偶然當病他味相制氣勢不行所以難差諒由於此後漢書華佗精於方藥處齊不過數種夫師之六五任九二則吉參以三四則凶是故官多則亂將多則敗天下之事亦猶此矣

造言之刑

舜之命龍也曰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故大司徒以鄉八刑糾萬民造言之刑次於不孝不弟而禁暴氏掌誅庶

民之作言語而不信者至於訛言莫懲而崇周城矣

國子

世子齒於學自后夔之教胄子而已然矣師氏以三德教國子保氏掌養國子以道而教之六藝而王世子不別置官是世子之與國子齒也倣諸子掌國子之倅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於太子惟所用之非平日相習之深皇能得其用乎後世乃設東宮之官而分其職秩於是有外宮朝之隔而先王之意失矣

死政之老

死國事者之父如史記平原君趙勝封其父爲爵侯後漢書獨行傳小吏所輔扞賊代縣令死除故奉爲郎中蜀志龐統傳統爲流矢所中卒拜其父議郎遷諫議大夫是也若父子並爲王臣而特加恩遇如光武之於伏隆先朝之於張五典矣敎例張鈐以和史死遣其父與官與書又不可以常格論矣

凶禮

太宗伯以凶禮哀邦國之憂其別有五曰死亡凶札禍裁圍敗寇亂是古之所謂凶禮者不但於死亡而五服之外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日知録32巻餘4巻』　請求記号 049.2-Ko357n
ガラス使用

有非喪之喪者緣是而起也記曰年不順成天子素服乘
素車食無樂又曰年不順成君衣布搢本周書曰大荒王
麻衣以朝朝中無緣衣此凶札之服也司服大札大荒大
裁素服注曰大裁水火爲害君臣素服縞冠若晉伯宗哭
梁山之崩春秋新宮災三日哭此爲裁之服也記曰國亡
大縣邑公卿大夫士厭冠哭于太廟又曰軍有憂則素服
哭于庫門之外大司馬若師不功厭而奉主車春秋傳
秦穆公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此爲敗之服也呂氏春秋
公孫龍謂趙惠文王曰今藺離石入秦而王縞素出總是時猶存此禮若夫曲禮言大夫士
失國素衣素裳素冠徹緣鞮屨素簚乘髦馬孟子言三月
無君則弔而季孫之會荀躒練冠麻衣此君臣之不幸而
哀之者矣秦穆姬之逆晉侯免服衰絰衞侯之念子鮮稅
服終身此兄弟之不幸而哀之者矣楚滅江而秦伯降服
出次越圍吳而趙孟降于喪食此與國之不幸而哀之者
矣漢書高帝紀秦王子嬰素車白馬應劭曰喪人之服先王制服之方固非一端而
已記有之曰無服之喪以畜萬邦杜氏通典載蔡謨荊州水旱災異問答於疾苦編於凶禮之首

不入兆域

冢人凡死於兵者不入兆域注戰敗無勇投諸塋外以罰之左氏趙簡子所謂桐棺三寸不設屬辟素車樸馬無入於兆而櫝弓死而不弔者三其一曰畏亦此類也莊子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翣資崔本作翣音歃謂先人墳墓也若敵無存死而齊侯三禭之與之犀軒與直蓋而親推之三賁注踣死而仲尼曰能執干戈以衞社稷可無殤也豈得以此一槩隋文帝仁壽元年詔曰投生殉節自古稱難隕身王事禮加二等而世俗之徒不達大義致命戎旅不入兆域虧孝子之意傷人臣之心興言念此每深愍歎且入廟祭祀並不廢闕何至墳塋獨在其外自今以後戰亡之徒宜入墓域可謂達古人之意又攷晉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而有陽處父之葬則得罪而見殺者亦未嘗不入兆域也左傳襄公二十九年齊人葬莊公于北郭注引兵死不入兆域

樂章

詩三百篇皆可以被之音而為樂自漢以下乃以其所賦五言之屬為徒詩而其協於音者則謂之樂府宋以下則其所謂樂府者亦但擬其辭而與徒詩無別於是乎詩之與樂判然為二不特樂亡而詩亦亡

日知録　卷之五

古人以樂從詩今人以詩從樂古人必先有詩而後以樂和之舜命夔教冑子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是以登歌在上而堂上堂下之器應之是之謂以樂從詩宋國子丞王普言古者既作詩從而譜之然後以聲律協和而成曲自歷代至於本朝雅樂皆先製樂章而後成譜崇寧以後乃先製譜後命辭於是辭律不相諧協且與俗樂無異朱子曰詩之作本言志而已方其詩也未有歌也及其歌也未有樂也以聲依永以律和聲則樂乃為詩而作非詩為樂而作也詩出乎志者也樂出乎詩者也詩者其本而樂者其末也

古之詩大抵出於中原諸國其人有先王之風諷誦之教其心和其辭不侈而音節之間往往合於自然之律楚辭以下即已不必盡諧文心雕龍言楚辭訛韻實繁降及魏晉羌夷雜擾方音遞變南北各殊故文人之作多不可以協之音而名為樂府無以異於徒詩者矣元稹言樂府等題除鐃吹橫吹郊祀清商等詞在樂志者其餘木蘭仲卿四愁七哀之類亦未必盡播於管絃也人有不純而五音十二律之傳於古者至今不變於是不得不以五音正人聲而謂之以詩從樂以詩從樂非古也後世之失不得已而為之也

漢書武帝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為詩賦略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夫曰略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是以詩從樂也後代樂章皆然

漢世房中歌十七章郊祀歌十九章皆郊廟之正樂如三百篇之頌其他諸詩所謂趙代秦楚之謳如列國之風十九章司馬相如等所作畧論呂律以合八音者也趙代秦楚之謳則有協有否以李延年爲協律都尉采其可協者以被之音也

樂府中如清商清角之類以聲名其詩也如小垂手大垂手之類以舞名其詩也以聲名者必合於聲以舞名者必合於舞至唐而舞亡矣至宋而聲亡矣於是乎文章之傳盛而聲音之用微然後徒詩興而樂廢矣

歌者爲詩擊者拊者吹者爲器合而言之謂之樂對詩而言則所謂樂者八音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是也分詩與樂言之也專舉樂則詩在其中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是也合詩與樂言之也

鄉飲酒禮工四人二瑟注二瑟二人鼓瑟則二人歌也古人琴瑟之用皆與歌並奏故有一人歌一人鼓瑟者漢文帝使愼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是也師古曰倚瑟即今之以歌合曲也亦有自鼓而自歌孔子之取瑟而歌是也若乃衛靈公聽新聲於濮水之上而使師延寫之則但有曲而無歌此後

世徒琴之所由興也

言詩者大率以聲音爲末藝不知古人入學自六藝始孔子以游藝爲學之成後人之學好高以此爲瞽師樂工之事遂使三代之音不存於兩京兩京之音不存於六代而聲音之學遂爲當今之絕藝

七月流火天文也相其陰陽地理也四矢反兮射也兩驂如舞御也止戈爲武血蟲爲蠱書也干乘三去亥有二首六身數也古之時人人知之而今日遂爲絕學且曰藝爾已矣不知之無害也此近代之儒所以自文其空疏也

斗與辰合

周禮大司樂注此據十一辰之斗建與日辰相配合聲陽律爲之主陰呂來合之是以大師云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黃鍾子之氣也十一月建焉而辰在星紀大呂丑之氣也十二月建焉而辰在析木故秦大蔟歌應祀次神今五行家言大蔟寅之氣也正月建焉而辰在娵訾應鍾亥之氣也十月建焉而辰在析木故秦大蔟歌應鍾以祀地祇寅與亥合（南齊書禮志太常丞何諄之議禮志孟春之月擇元辰躬耕帝藉鄭注云元辰蓋郊後吉亥也五行說十二辰爲六合寅與亥合建寅月東耕取月建與日辰合也）姑洗辰之氣也

三月建焉而辰在大梁南呂酉之氣也八月建焉而辰在壽星姑洗歌商呂以祀四望辰與酉合凝賓午之氣也六月建焉而辰在鶉火故奏姑洗歌函鍾林鍾以祭山川午與未合仲呂巳之氣也四月建焉而辰在實沈夷則申之氣也七月建焉而辰在鶉尾故奏夷則歌小呂仲呂巳與申合夾鍾卯之氣也二月建焉而辰在降婁無射戌之氣也九月建焉而辰在大火故奏無射歌夾鍾以享先祖卯與戌合太予經所謂汁振災而進日違天而退先王先此樂以象天地其必有以合之矣

凶聲

凡建國禁其淫聲過聲凶聲慢聲幽聲凶聲如殷紂好爲北鄙之聲所謂亡厲而微末以象殺伐之氣者也注謂亡國之聲若桑間濮上北則一淫聲已該之矣

八音

先王之制樂也具五行之氣火不可得而用也故寓火於金寓水於石鬼氏爲鍾火之至也泗濱浮磬水之精也石生於土而得決水火之氣石多水石少泗濱石得水之精者也故序用天地之情以

制器是以五行備而八音諧矣

土鼓樂之始也陶匏祭之大也二者之音非以悅耳存其質也國語伶州鳩曰匏竹利制又曰匏以宣之瓦以贊之

今之大樂久無匏土二音舊唐書音樂志笙女媧氏造列管於匏上內簧其中今之笙竽並以木代匏而漆之無匏音矣 宋葉少蘊避暑錄話大樂舊無匏土二音笙以木刻其本而不用匏塤亦木爲之 元史匏以斑竹爲之而八音但有其六矣熊氏謂匏音亡而清廉忠敬者之不多見吾有感於其言元熊朋來五經說曰八音之有笙宜以竹精而乃以匏黍是所重者匏也古者造笙必以曲沃之匏汶陽之竹漢太學槐市各持方土物聚懸匏八音之匏於卦爲艮於風爲離於氣爲立春於律音啾以立清閼之則清廉者寡矣匏音正則人思敬不正則思散者鮮矣爲禮樂之官者當申請而致正之

用火

有明火有國火明火以陽燧取之於日司烜氏近於天也故卜與祭用之菙氏大祝大司寇國火取之五行之木司爟近於人也故烹飪用之

古人用火必取之於木而復有四時五行之變素問黃帝言壯火散氣少火生氣季春出火貴其新者少火之義也今人一切取之於石其性猛烈而不宜人疾疢之多年壽之減有自來矣詳見第二十五卷介子推條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日知録32巻餘4巻』 請求記号 049.2-Ko357n

ガラス使用

鄧氏學史曰古有火正之官語曰鑽燧改火此政之大者也所謂光融天下者於是乎在（史記楚世家重黎為帝嚳火正能光融天下命曰祝融）周禮司烜氏所掌及春秋宋衛陳鄭所紀者政皆在焉今治水之官猶夫古也而火獨缺焉飲知擇水而亨不擇火以祭以養謂之備物可乎或曰庭燎則有司矣雖然此火之末也

涖戮于社

大司寇大軍旅涖戮于社注社謂社主在軍者也書甘誓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孔安國云天子親征必載遷廟之祖主及社主行有功則賞祖主前示不專也不用命奔北者則戮之於社主前社主陰陰主殺親祖嚴社之義也記曰社所以神地之道意古人以社為陰主若其司刑殺之柄者故祭勝國之社則以士師為之尸而王莽之將亡赦城中囚徒授兵殺豨飲其血曰有不為新室者社鬼記之宋襄公季平子皆用人於社而曹之夢亦曰立於社宮宰我戰栗之對有自來矣

邦朋

士師掌士之八成七曰為邦朋太公對武王民有十大而

曰民有百里之警千里之災六大也又曰一家害一里一里害諸侯諸侯害天下嗟乎此太公之所以誅華士也世衰道微王綱弛於上而私竊植於下故箕子之陳洪範必曰惟皇建其有極而後庶民大無淫朋比德易繫之九二曰朋亡孟子之六四曰渙其羣元吉莊子文王爲政於崇先人而列士壞植散羣商悅論曰言論者計薄厚而吐談辭選舉者度親疎而舉筆苞苴盈於門庭聘問交於道路書記繁於公文私務聚於官事世之弊也古今同之可謂太息者此也

王公六職之一

坐而論道謂之王公王亦爲六職之一也未有無事而爲人君者故曰天子一位

僎與見于君

士冠士之嫡子繼父者也故得與塾見于君

四年仲與公御棄書觀于門公叔孫怒而逐之是也

主人

士大夫尊稱也增爲婦主主人姪于戶西注主人女父也親迎之禮自夫家而行故稱婦主人至

於婦家則女父又當為主人故不嫌同辭也女父為主人則壻當為賓故曰賓東面荅拜注賓壻也對女父之辭也至於賓出而婦從則變其文而直稱曰壻壻者對婦之辭也因主人曰賓曰壻一人而三異其稱可以見禮時為大而義之由內也

辭無不腆無辱

歸妹人之終始也先王於此有省文尚質之意焉故辭無不腆無辱賓不稱幣不善主人不謝來辱告之以直信曰先人之禮而已所以立生民之本而為嗣續之基故以內心為主而不尚其文辭也非徒以教婦德而已

某子受酬

鄉飲酒禮其介受酬注某者衆賓姓也鄉射禮某酬某子注某子者氏也古人男子無稱姓者從鄉射禮注為得如左傳叔孫穆子言叔仲子子服子之類此或謚或字之稱士昏禮皇舅某子與喪禮皇考某子同疏以為若張子李子婦人內夫家豈有稱其舅為張子李子者誤

辯

鄉飲酒禮鄉射禮其於旅酬皆言辯注云辯衆賓之在下者此辯非辨察之辨古字辯與徧通經文言辯者非一燕

禮注今文辯皆作徧是也曲禮主人延客食胾然後辯殽內則子師辯告諸婦諸母名妾辯告諸男名玉藻先飯辯嘗羞飲而俟樂記其治辯者其禮具（注辯徧也）左傳定公八年子言辯舍爵於季氏之廟而出（注辯猶周徧也）史記禮書瑞應辯至

須臾

寡君有不腆之酒請吾子之與寡君須臾焉使某也以請古者樂不踰辰燕不移漏故稱須臾言不敢久也記曰飲酒之節朝不廢朝莫不廢夕而書酒誥之篇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是豈待初筵之規三爵之制而後不得醉哉

飧不致

聘禮管人為客三日具沐五日具浴飧不致賓不拜沐浴而食之即孟子所謂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恐煩賓也

三年之喪

今人三年之喪有過於古人者三事禮記三年問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荀子同）檀弓曰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王肅云是祥之月而禫禫之明月可以樂矣又曰魯人有朝祥而莫歌者子路笑之夫子曰由爾責於人終無已夫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夫子路出夫子曰又多乎哉踰月則其善也喪服小記曰再期之喪三年也春秋閔公二年公羊傳曰三年之喪實以二十五月（白虎通三年之喪再期二十五月後漢書陳忠疏言先聖緣人情而著其節制服二十五月淮南子繆喪紀高誘注紀數也二十五月之數也）孔安國書傳太甲篇云湯以元年十一月崩至此二十六月三年服闋鄭玄謂二十四月再期其月餘日不數爲二十五月中月而禫則空月爲二十六月出月禫祭爲二十七月與王肅異（魏明帝以景初三年正月崩至五年正月積二十五晦爲大祥太常孔美博士趙怡等以爲禫在二十七月其年四月殊祭散騎常侍王肅博士樂詳等以爲禫在祥月其年五月殊祭晉武帝時越騎校尉程猗贊成王肅駮鄭禫二十七月之失爲六徵三驗博士許猛扶鄭義作釋六徵解三驗以二十七月爲得並見魏書禮志）按三年問曰至親以期斷是何也曰天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變矣其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更始焉以是象之也然則何以三年也曰加隆焉爾也焉使倍之故再期也今從鄭氏之說三年之喪必二十七月（宋武帝永初元年十月辛卯改晉所用王肅祥禫二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日知録32巻餘4巻』　請求記号 049.2-Ko357n
ガラス使用

十六月儀依鄭氏二十七月而後除其過於古人一也儀禮喪服篇曰疏衰裳齊牡麻絰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期者父在爲母傳曰何以期也屈也至尊在不敢伸其私尊也禮記雜記下篇曰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注云此謂父在爲母也喪大記曰期終喪不食肉不飲酒父在爲母爲妻又曰期居廬終喪不御於內者父在爲母爲妻喪服四制曰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治之也故父在爲母齊衰期者見無二尊也服問曰三年之喪既練矣有期之喪既葬矣則帶其故葛帶絰期之絰服其功衰徐師曾集說曰三年之喪謂父之喪也期之喪母喪也賈公彥疏所云父卒三年之內而母卒仍服期必父服除而遭母喪乃得伸三年也喪服傳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今從武后之制亦服三年之服自唐以前禮制父在爲母一周除靈三年心喪高宗上元元年十二月天后上表請父在爲母服齊衰三年從之玄宗開元五月右補闕盧履冰上言孝莫大於嚴父故父在爲母服齊衰周心喪三年情已申而禮殺也則天皇后改服齊衰三年請復其舊上下其議左散騎常侍褚無量以履冰議爲是諸人爭論連年不決七年八月辛卯敕自今五服並依喪服傳文然士大夫議論猶不息行之各從其意無量歎曰聖人豈不知母恩之厚乎厭降之禮所以明尊卑異戚疏也俗情膚淺不知聖人之心一紊其制誰能正之二十年中書令蕭嵩改修五禮復請依上元敕父在爲母齊衰三年從之　按父在爲母齊衰三年起自開元禮然其時盧懷慎以母憂起復爲兵部侍郎張九齡

以母憂起復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邠王守禮以母憂起復
左金吾衞將軍嗣虢王邕以母憂起復衞尉卿而得終禮
制者惟張説韓休二人則明皇固已崇其文而廢其實矣
今制父在為母斬衰三年按太祖實錄洪武七年九月庚
寅貴妃孫氏薨命吳王橚服慈母服斬衰三年以主喪事
敕皇太子諸王皆服期乃命翰林學士宋濂等修孝慈錄
立為定制子為父母庶子為其母皆斬衰三年嫡子衆子
為其庶母皆齊衰杖期十一月壬戌朔書成此則當時別
有所為而未可為萬世常行之道也其過於古人三也喪服篇又曰不杖麻
屨者婦為舅姑傳曰何以期也從服也檀弓上篇曰南宮
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髽曰爾毋從從爾爾毋扈扈
爾蓋榛以為笄長尺而總八寸正義謂以其為期之喪而
殺於斬衰之服喪服小記曰婦人為夫與長子稽顙其餘

則否今從後唐之制婦為舅姑亦服三年宋史乾德三年判大理寺尹拙
言按律及儀禮喪服傳開元禮五禮精義三禮圖等書所
載婦為舅姑服期近代俗多為重服望加裁定右僕射
魏仁浦等奏曰按禮內則云婦事舅姑如事父母則舅姑
與父母一也而古禮有期年之說至於後唐始定三年之
喪竊以三年之內几筵尚存豈可夫居苦塊之中婦被綺
紈之飾夫婦齊體哀樂不同求之人情實傷理本況婦為
夫有三年之服於舅姑止服期年是尊夫而卑舅姑也孝
明皇后為昭憲太后服喪三年足以為萬世法望自今婦
為舅姑服並如後唐之制三年齊斬亦從其夫詔從之
何孟春餘冬序錄引唐李涪論曰喪服傳婦為舅姑齊衰
五升布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禫後門庭
尚素婦服青縑衣以俟夫之終喪習俗以婦之服青縑謂
其尚在喪制故因循亦同夫之喪紀再周而後吉貞元十
一年河中府倉曹參軍蕭據狀稱堂兄至女適李氏壻見
居喪今時俗婦為舅姑服三年恐為非禮請禮院詳定下
詳定判官前太常博士李岩奏曰開元禮五服制度婦為

舅姑及女子適人爲其父母皆齊衰不杖期蓋以爲婦之道專一不得自遂必繫於人故女子適人服夫以斬而降其父母喪服篇曰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傳曰爲父何以期也婦人不貳斬也婦人不貳斬者何也婦人有三從之義無專用之道故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故父者子之天也夫者妻之天也婦人不貳斬者猶曰不二天也先聖格言歷代不敢易以此論之父母之喪尚止周歲舅姑之服無容三年今之學者不本其義輕重紊亂寖以成俗開元禮玄宗所修循在有司頒行天下伏請正牒以明典章李涪之論可謂正矣宋朝詒謀錄乾德三年詔舅姑之喪婦從其夫齊斬三年遂爲定制宋人蓋未講服青縑之制故也　其過於古人三也皆後儒所不敢議非但因循國制亦畏宰我短喪之譏若乃日月雖多而哀戚之情不至焉則不如古人遠矣

古人以祥爲喪之終中月而禫則在除服之後故喪服四制言祥之日鼓素琴示民有終也檀弓言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有子蓋既祥而絲屨組纓又曰祥而外無哭者禫而內無哭者樂作矣故也自魯人有朝祥而莫歌者子路笑之孔子言踰月則其善而孟獻子禫縣而不樂孔子曰獻子加於人一等矣於是自禫而後乃謂之終喪

王肅據三年問二十五月而畢檀弓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之文謂爲二十五月鄭玄據服問中月而禫之文謂爲二十七月注云中月間一月也正義引喪服小記云妾祔於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祔又學記云中年

日知録　卷之五　三

考校皆以中爲閒二說各有所據古人祭當卜日小祥卜於十三月之日大祥卜於二十五月之日而禫則或於大祥之月是月或於大祥之後閒一月中月自禮記之時而行之已不同矣

孝經援神契曰喪不過三年以期增倍五五二十五月義斷仁示民有終故漢人喪服之制謂之五五堂邑令費鳳碑曰菲五五縗杖其未除洪氏曰菲五五者指喪菲食二十五月也此取論語菲飲食字隋書姚察傳所謂蔬菲巴郡太守樊敏碑曰遭離母憂五五斷仁是也

爲父斬衰三年爲母齊衰三年此從子制之也父卒爲母齊衰杖期此從夫制之也家無二尊而子不得自專所謂夫爲妻綱父爲子綱審此可以破學者之疑而息紛紜之說矣

父在爲母雖降爲期而心喪之實未嘗不三年也劉後勰彭城王勰毀齊三年弗參吉慶乃謂之心喪傳曰父必三年然後娶達子之志也正義曰左氏昭公十五年傳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據太子與穆后天子爲后亦期而言三年喪者據達子之志而言故并謂之三年也唐太宗貞觀元年詔書云妻喪達制之後者即用此傳文假令娶於三年之內將使爲之子者何服以見何儀以處乎理有所不可

也抑其子之服於期而申其父之不娶於三年聖人所以損益百世而不可改者精矣

檀弓上篇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與哭者門人曰鯉也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此在父在為母之制當然疏以為出母者非

喪服小記曰庶子在父之室則為其母不禫山陰陸氏曰在父之室為未娶者也并禫祭不舉厭也

唐時武韋二后皆以婦乘夫欲除三綱變五服以申尊母之義故高宗上元元年十二月壬寅天后上表請父在為母服齊衰三年中宗神龍元年五月丙申皇后表請天下士庶為出母三年服其意一也彼且欲匹二聖於天皇躋南郊以亞獻而況區區之服制乎盧履冰表言原夫上元肇年則天已潛秉政將圖僭篡預自崇加請升慈愛之喪以抗尊嚴之禮雖齊斬之儀不改而几筵之制遂同數年之間尚未通用天皇晏駕中宗蒙塵垂拱之末果行聖母之偽符載初之元遂啟易代之深釁孝和雖仍反正韋氏復效晨鳴孝和非意暴崩韋氏旋即稱制易曰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臣謹尋禮意防杜實深若不早圖刊正何以垂戒於後

玄宗開元七年八月癸丑敕周公制禮歷代不刊子夏為傳孔門所受格條之內有父在為母齊衰三年推天后所定此有為而為非尊厭之意與其改作不如師古諸服

紀宜一依喪服舊文可謂簡而當矣奈何信道不篤朝令夕更至二十四年又從韋縚之言加景勇母堂姨勇之服无寶六載又令出母終三年之服（詳舊書禮志而太和開成之世遂使駙馬爲公主服斬衰三年（文宗紀純禮志綜傳禮教之淪有由來矣

自古以來姦人欲蔑先王之禮法而自爲者必有其漸天后父在爲母齊衰三年之請其意在十臨朝也故中宗景龍二年二月庚寅大赦天下內外五品已上母妻各加邑號一等無妻者聽授其女而安樂公主求立爲皇太女遂

進鵝於中宗矣

金世宗大定八年二月甲午朔制子爲改嫁母服斬三年洪武七年睢定爲母嫡孫三年之制而孝慈皇后之喪女年正旦皇太子親王駙馬俱淺色常服則尊厥之禮未嘗不用也惟夫二十七月之內不聽樂不昏嫁不赴舉不服官此所謂心喪固百世不可改矣

喪服小記曰祖父卒而后爲祖母後者三年鄭氏曰祖父在則其服如父在爲母也此祖母之喪厭於祖父者也

婦事舅姑如事父母而服止於期不敢貳斬也然而心喪則

未嘗不三年矣故曰與更三年喪不去
吳幼清服制考詳序曰凡喪禮制爲斬衰功緦之服者其
文也不飲酒不食肉不處內者其實也中有其實而外飾
之以文是爲情文之稱徒服其服而無其實則與不服等
諺雖不服其服而有其實者謂之心喪心喪之實有隆而
無殺服制之文有殺而有隆古之道也愚嘗謂服制當一
以周公之禮爲正後世有所增改者皆溺乎其文昧乎其
實而不究古人制禮之意者也爲母齊衰三年而父在爲
母杖期豈薄於其母哉蓋以夫爲妻之服既除期子爲
之服亦除蒙無二尊也子服雖除而三者居喪之實如故
則所殺者三年之文而已實固未嘗殺也女子子在室爲
父斬既嫁則爲夫斬而爲父母期蓋曰子之所天者父與夫
之所天者夫嫁而移所天於夫則降其父婦人不二斬者
不貳天也降已之父母而期爲夫之父母亦期姑之後夫
未除服婦已除服而居喪之實如其夫是舅姑之服期而
實三年也嘗必從夫服斬而後爲三年哉喪服有以恩服
者有以義服者有以名服者恩者予爲父母之類是也義
者婦爲舅姑之類是也名者爲從父從子之妻之類是也

從父之妻名以母之黨而服從子之妻名以婦之黨而服兄弟之妻不可名以妻之黨其無服者推而遠之也然兄弟有妻之服已之妻有姊妹婦之服一家老幼俱有服已雖無服不必華靡於其室如無服之人也同爨且服緦同爨服緦爲從母之夫舅之妻與已同爨者爾此所引汎言之矣朋友尚加廉鄰裒里殯猶無相杵卷窶之聲矣獨於兄嫂弟婦之喪而恝然待之如行路之人乎古人制禮之意必有在而未易以淺識窺也夫實之無所不隆者仁之至文之有所戕鑿者義之精古人制禮之意豈如此後世欲在爲母三年爲嫂有服爲弟婦亦有服意欲加厚於古而不知古者子之爲母婦之爲舅姑叔之於嫂未嘗薄也愚故曰此皆溺乎其文昧乎其實而不究古人制禮之意者也古人所勉者喪之實也自蓋於已者也後世所加者喪之文也表暴於人者也誠僞之相去何如哉

繼母如母

繼母如母以配父也慈母如母以貴父之命也然於其黨則不同矣服問曰母出則爲繼母之黨服母死則爲其母之黨服爲其母之黨服則不爲繼母之黨服鄭氏注曰雖

外親亦無二統夫禮者所以別嫌明微非聖人莫能制之
此類是矣喪服小記爲慈母之父母無服
此因爲人後而推言之所後者有七等之親皆當如禮而
爲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
爲之服也所後之祖我之曾祖也父母我之祖父母也妻
我之母也妻之父母我之外祖父母也因妻而及故連言
之取便文也昆弟我之世叔父也昆弟之子我之從父昆
弟也若及也若子我之從父昆弟之子也正義謂妻之昆
弟妻之昆弟之子若非鄭以若子爲如親子但爲未有兄弟之子若子之文當自爲一條

女子子在室爲父
鄭氏注言在室者關已許嫁關該也謂許嫁而未行遭父
之喪亦當爲之布總箭笄髽三年也內則曰有故二十三
年而嫁曾子問孔子曰女在塗而女之父母死則女反是
也

慈母如母
慈母者何也子幼而母死養於父妾父卒爲之三年所以
報其鞠育之恩也然而必待父命者此又先王嚴父而不
敢自專其報之義也父命妾曰女以爲子謂憐其無母視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日知録32巻餘4巻』 請求記号 049.2-Ko357n
ガラス使用

之如子長之育之非立之以爲妾後也喪服小記以爲爲慈母後則未可信也

禮記曾子問篇子游問曰喪慈母如母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傅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此與喪服所言慈母不同何服之有背者魯昭公少喪其母畏及其死也公弗忍也欲喪之有司以聞曰古之禮慈母無服今也君爲之服是逆古之禮而亂國法也若終行之則有司將書之以遺後世無乃不可乎公曰古者天子練冠以燕居吾弗忍也遂練冠以喪慈母自魯昭公始也然猶

練冠以居則異於如母者矣而孔子以爲非禮

南史司馬筠傳梁天監七年安成國太妃陳氏薨詔禮官議皇太子慈母之服筠引鄭玄說服止卿大夫不宜施之皇子武帝以爲不然曰禮言慈母有三條一則妾子無母使妾養之命爲子母服以三年喪服齊衰章所言慈母如母是也二則嫡妻子無母使妾養之雖均乎慈愛但嫡妻之子妾無爲母之義而恩深事重故服以小功喪服小功章所以不直言慈母而云慈母慈已者文曰慈母則知其爲嫡妻之子矣明異於三年之慈母也其三則子非無母擇賢

者視之義同師保而不無慈愛故亦有慈母之名師保無服則此慈母亦無服矣內則云擇於諸母與可者使爲子師其次爲慈母其次爲保母此其明文言擇諸母是擇人而爲此三母非謂擇取兄弟之母也子游所問自是師保之慈非三年小功之慈也故夫子得有此荅豈非師保之慈母無服之證乎鄭名不辨三慈混爲訓釋引彼無服以注慈已後人致謬實此之由於是衛等請依制改定嫡妻之子母沒爲父所養服之五月貴賤並同以爲永制

舊服小記曰爲慈母之父母無服注曰恩所不及故也又曰慈母與妾母不世祭也然則雖云如母有不得盡同於母者矣

出妻之子爲母

出妻之子爲母此經文也傳曰出妻之子爲母期則爲外祖父母無服武子夏傳也傳曰絕族無移服親者屬此傳中引傳援古人之言以證其無服也當自爲一條出妻之子爲父後者則爲出母無服此又經文也傳曰與尊者爲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此子夏傳也當自爲一條今本乃誤連之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日知録32巻餘4巻』　請求記号 049.2-Ko357n
ガラス使用

父卒繼母嫁

父卒繼母嫁從從字句謂年幼不能自立從母而嫁也母之義已絶於父（下章云妻不得三年而其恩猶在於子不可以不爲之服也繼母本非屬毛離裏之親以其配父而服不從則不服報者母報之也兩相爲服也）

有適子者無適孫

冢子身之副也家無二主亦無二副故有適子者無適孫

唐高宗有太子而復立太孫非矣

爲人後者爲其父母

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此臨文之不得不然隋許善心劉炫之辭是也後儒謂以所後爲父母而所生爲伯叔父母於經未有所攷亦自鳴無識二十之義而推之也宋歐陽氏據此文以爲聖人未嘗沒其父母之名雖之至數子言然不若趙曄之言辭窮而當也（宋史趙曄傳中書請濮安懿王稱親瞻爭曰仁宗既下明詔子陛下議者顧惑禮律所生所養之名亦相訾難彼明知禮無兩父誠斬之義敢裂一字之辭以亂厥眞且文有去婦出母者去已非婦出不爲母辭窮而書豈足援以證定邪五石林燕語濮議援引儀禮及五服敕云爲人後者爲其父母也時宋有能陽文忠力詆以爲不然因引儀禮出繼而於本生猶稱父母是謂出繼而於本生猶稱父母也時宋有能難之者而爲君實在諫院獨疏言爲人後而言父母此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日知録32巻餘4巻』　請求記号 049.2-Ko357n
ガラス使用

服立文舍父母則無以爲稱非謂其得稱父母也

按經文言其父母其昆弟者大抵皆私親之辭

黃氏日鈔曰歐公被陰私之謗皆激於當日主濮議之力公集濮議四卷又設爲或問以發明之洎洎數萬言皆以禮經爲其父母一語謂未嘗因降服而不稱父母耳然既明言所後者三年而於所生者降服則尊無二上明矣謂所生父母者蓋本其初而名之非有兩父母也未爲人後之時以生我者爲父母已爲人後則以命我者爲父母立言者於既命之後而追本生之稱自宜因其舊以父母

未必其人一時並稱兩父母也公亦何苦力辨而宜於困辱危身哉況帝王正統相傳有自非可常人比邪

觀先朝嘉靖之事至於入廟稱宗而後知其人制禮別嫌明微之至也永叔博聞之儒而未見及此學者所以貴乎格物

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謂所生之父母報之亦爲之服期也重其繼大宗也故不以出降

繼父同居者

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雖三王之世不能使天下無孤寡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日知録32巻餘4巻』　請求記号 049.2-Ko357n　ガラス使用

之人亦不能使天下無再適人之婦且有前後家東西家而爲喪主者矣假令婦年尚少夫死而有三五歲之子則其本宗大功之親自當爲之收恤又無大功之親而不許之從其嫁母則轉於溝壑而已於是其母所嫁之夫視之如子而撫之以至於成人此子之於若人也名之爲何不得不稱爲繼父矣長而同居則爲之服齊衰期先同居而後別居則齊衰三月以其撫育之恩次於生我也爲此制者所以寓恤孤之仁而勸天下之人不獨子其子也若曰以其貨財爲之築宮廟此後儒不得其說而爲之辭

宗子之母在則不爲宗子之妻服也

注謂母年未七十尚與祭非也祭統曰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是以舅沒而姑老則內明其不與祭矣夫人亞醮母不可以亞子故老而傳事雖老固嘗爲主祭之人而禮無二敬故爲宗子之母服則不爲妻服

杜氏通典有夫爲祖曾祖高祖父母持重妻從服議一條云孔瑚問虞喜曰假使玄孫爲後玄孫之婦從服期曾孫之婦尚存纔緦麻近輕遠重情實有疑喜答曰有嫡子者無嫡孫又若爲宗子母服則不服宗子婦以此推之若玄

孫爲後而其母尚存爲孫之婦猶爲庶不得傳重傳重之服理當在姑矣宋庾蔚之謂舅殺則姑老是授祭祀於子婦至於祖服自以姑爲嫡與此條之意互相發明（唐志庾蔚之注禮記五卷）

君之母妻

與民同者爲其君齊衰三月也不與民同者君之母妻異不服而嘗仕者獨爲之服也古之卿大夫有見小君之禮如成公九年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穆姜出於房再拜是也而妻之爲服則又君夫人命之是以不容無服

齊衰三月不言曾祖已上

宋沈括夢溪筆談曰喪服但有曾祖曾孫而無高祖玄孫或曰經之所不言則不服是不然曾孫重也自祖而上者皆曾祖也自孫而下者皆曾孫也雖百世可也苟有相逮者則必爲服喪三月故雖成王之於后稷亦稱曾孫而祭禮祝文無遠近皆曰曾孫

禮記祭法言適子適孫適曾孫適玄孫適來孫左傳王子虎當諸侯亦曰及而玄孫無有老矣（公二十八年）玄孫之文見於記傳者如此史記孟嘗君傳孫爲何曰爲玄孫之孫然宗廟之中並無此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日知録32巻餘4巻』　請求記号 049.2-Ko357n　ガラス使用

稱詩維天之命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鄭氏箋曰曾猶重也自孫之子而下事先祖皆稱曾孫禮記郊特牲稱曾孫其注謂諸侯事五廟也於曾祖已上稱曾孫而已信南山正義自曾祖以至無窮皆得稱曾孫左傳哀公二年衛太子禱文王稱曾孫蒯聵晉鍾雅傳元帝詔曰禮事宗廟自曾孫以下皆稱曾孫義取於重孫可歷世共其名無所改也

曾祖父母齊衰三月而不言曾祖父之父母後人謂之高祖非經文之脫漏也蓋以是而推之矣凡人祖孫相見其得至於五世者鮮矣壽至八九十而後可以見曾孫之子百有餘年而曾孫之子亦可見矣人之壽以百年爲限故服至五世而窮苟六世而相見焉其服不異於曾祖也經於曾祖已上不言者以是而推之也（孫都無服及賀循傳謂高祖已上五世六世無服之親者並非徐農人問厥仲恩謂假如乎孫存高祖重來觀於祭之稱曾孫不論世數而知曾祖之名統上世而言之矣

兄弟之妻無服

謂弟之妻婦者其嫂亦可謂之母乎記大傳文同益言兄弟之妻不可以母子爲比以名言之經既有所闕而不通以分言之又有所嫌而不可以不遠記曰嫂叔之無服也蓋推而

遠之也夫外親之同爨猶緦而獨兄弟之妻不爲制服者以其分親而年相亞故聖人嫌之嫌之故遠之而大爲之防（曲禮嫂叔不通問）不獨以其名也此又傳之所以處此者精矣（大傳）

於娣姒而勦其義於兄弟夫聖人之所以處此者精矣（大傳）疏曰有從有服而無服嫂叔是也有從無服而有服姊妹是也

叔嫂雖不制服然而曰無服而爲位者惟叔嫂（喪子思之）哭嫂也爲位檀弓何也曰是制之所抑而情之所不可闕也然而鄭氏曰正言嫂叔尊嫂也若兄公與弟之妻則不能也（正義曰兄公與弟妻不爲位者卑遠之弟妻於兄公不爲位者尊絕之）此又是以補禮記之不及（檀弓言嫂叔之無服雜記言嫂不攝叔叔不攝嫂是兼兄公與弟妻）

先君餘尊之所厭

尊尊親親周道也諸侯有一國之尊爲宗廟社稷之主既沒而餘尊猶在故公之庶子於所生之母不得伸其私恩爲之大功也大夫之尊不及諸侯既沒則無餘尊矣其庶子於父卒爲其私親並依本服如邦人也親不敵尊故厭尊不敵親故不厭此諸侯大夫之辨也後魏廣陵侯衍爲徐州刺史所生母當氏奉表請解州詔曰先君餘尊之所厭禮之明文季末陵遲斯典或廢侯既親王之子宜從餘

尊之義使可大功饒陽男遥官左衛將軍遭所生母憂表請解任詔以餘尊所厭不許

晉哀帝欲爲舅太妃服三年僕射江彪啟於禮應服緦麻又欲降服期彪曰厭屈私情所以上嚴祖考乃服緦麻三月省曰漢帝入後太宗則太妃乃服邪國博當以服諸侯者服之也

貴臣貴妾

此謂大夫之服貴臣宗老士也貴妾姪娣也皆有相助之義故爲之服緦穀梁傳曰姪娣者不孤子之義也古者大夫亦有姪娣左傳臧宣叔娶於鑄生賈及爲而死繼室以其姪生紇是也備六禮之制合二姓之好從其女君而歸焉故謂之貴妾雷次宗曰姪娣貴而大夫尊輕故服至於餘妾出自凡庶故不服士無姪娣故喪服小記曰士妾有子而爲之緦然則大夫之妾雖有子猶不得緦也惟夫有死於宮中者則爲之三月不舉祭近之矣

唐李晟夫人王氏無子妾杜氏生子愿詔以爲嫡子及杜之卒也贈鄭國夫人而晟爲之服緦議者以爲準禮士妾有子而爲之緦開元新禮無是服矣而晟擅舉復之頗爲當時所誚（冊府元龜）今之士大夫緣飾禮文而行此服者比比

也

外親之服皆緦

外親之服皆緦外祖父母以尊加故小功從母以名加故小功大傳服術有六三曰名此謂母之兄弟異德異名小功母之姊妹同德同名庾蔚之云男女異長母之在室與其姊妹有同居共席之禮故許其因母名以加服　唐玄宗開元二十三年制令禮官議加服制太常卿韋縚請加外祖父母服至大功九月舅服至小功五月堂姨堂舅舅母服至袒免太子賓客崔沔議曰禮敎之設本於正家家正而天下定矣正家之道不可以貳總一定義禮歸本宗所以父以尊異母以厭

降內有殤斬尒服曾祖尊者所加不過一等此先王不易之道其來久矣昔宰有適伊州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貞觀修禮特改舊章漸廢滑陽之恩不遵洙泗之典及卹道之後唐元之間韋氏弘烈中宗立温王重茂改元啓龍今避玄宗御名上字故稱唐元國命再移於外族矣禮亡徵兆儻見於期開元初補闕盧履冰嘗進狀論喪服輕重敕令會議於時羣議紛拏各安積習太常禮部奏依舊定陛下遵稽古之思發獨斷之明特降別敕一依古禮事符典故人知向方式固宗盟社稷之福更圖異議編所未詳願守

八年明旨以爲萬代成法職方郎中韋述議曰天生萬物惟人最靈所以尊尊親親別生分類存則盡其愛敬殺則盡其哀戚緣情而制服考事而立言往聖討論亦已勤矣上自高祖下至元孫以及其身謂之九族由近而及遠稱情而立文差其輕重遂爲五服雖則或以義降或以名加數有所從理不踰等百王不易三代可知若以匹敵言之外祖則祖也舅則伯叔父之列也姨母之恩不殊而獨殺於外氏者所以尊祖禰而異於禽獸也且家無二尊喪無二斬特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爲人後者減其父母之服女子出嫁爲其本家之喪蓋所有者遠所抑者私也今若外祖及舅更加服一等堂舅及姨列於服紀之內則中外之制相去幾何廢禮徇情所務者末且五服有上殺之義必循原本方及祿流伯叔父母本服大功九月今伯叔父母則是加服從父昆弟亦大功九月並以上出於祖也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從祖昆弟皆小功五月以出於曾祖服不得過於曾祖也族祖父母族祖父母族祖昆弟皆緦麻三月以出於高祖服不得過於高祖也堂舅姨既出於外曾祖若爲之制服則外曾祖父母及從伯叔

祖父母亦宜制服矣外祖加至大功九月則外曾祖父母合至小功外高祖合至緦麻若舉此而舍彼爭則不均棄親而錄疏理則不順雖而廣之則與本族無異矣且服皆有報明堂外甥外甥女之子皆須制服矣聖人豈薄其骨肉背其恩愛蓋本於公者薄於私存其大者略其細義有所斷不得不然苟可加也亦可減也往聖可得而非則禮經可得而曉矣先王之制諱之爭倫奉以周旋猶恐失墜一紊其紘庸可止乎禮部員外郎楊仲昌疏曰按儀

下卷

制令文貞賢也而周孔聖也以賢改聖後學何從今之所請正同徵論如以外祖父母加至大功豈不加於外孫乎外孫爲報服大功則本宗庶孫又用何等服邪竊恐內外乖序親疎奪倫情之所不至昔子路有姊之喪而不除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不忍也子路除之此則聖人援事抑情之明例也記不云乎母輕議禮時宜宗手救再三竟加勇服爲小功勇母緦麻堂姨堂舅祖免宣宗舅鄭光卒詔罷朝三日御史大夫李景讓上言人情於外族則深於宗廟則薄所以先王制禮割愛厚親士庶

猶然況於萬乘親王公主宗屬也勇氏外族也今鄭光輕朝日數與親王公主同非所以別親疎防僭越也優詔報之乃罷兩日夫由韋述楊仲昌之言而廢崔河李景讓之言可以察徵而改劉先王之禮而亦曰見武韋之禍思本塞於將來者哉

宗廟之制始變於漢明帝服紀之制始變於唐太宗皆率一時之情而更三代之禮後世不學之主踵而行之

唐人增改服制

唐人所議服制似欲過於聖人嫂叔無服太宗令服小功

曾祖父母舊服三月增爲五月嫡子婦大功增爲期衆子婦小功增爲大功舅服緦增爲小功新唐書初太宗嘗以同爨緦而嫂叔乃無服與從母異服詔侍中魏徵禮部侍郎令狐德棻等議舅爲母族姨乃外戚他姓舅服一時姨乃五月古人未達者也於是服曾祖父母齊衰三月者增以齊衰五月嫡子婦大功增以期衆子婦大功增以朞衰三月者增以齊衰五月小功五月報弟妻及夫兄同舅服緦增以小功然律疏舅報甥服猶緦顯慶中長孫無忌以爲甥服且重母之子舅宜進同從母報又古厥母緦今無服且重母之子舅也爲之杖齊是同氣而吉凶異自是亦改服緦父在爲母服期高宗增爲三年婦爲夫之姨舅無服玄宗令從夫服又增舅母緦麻堂姨舅袒免而弭文館直學士王元感遂欲增三年之喪爲三十六月舊唐書張柬之傳何休注公羊傳言魯文公

凱聖人制欲服喪三十六月　皆務飾其文欲厚於聖王之制而人心彌澆風化彌薄不揆其本而妄爲之增益亦未見其名之有過於三王也是故知廟有二主之非則叔孫通之以益廣宗廟爲大孝者紬矣知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之義則王元感之服三十六月者紬矣知親親之殺禮所由生則太宗魏徵所加姨叔諸親之服者紬矣唐書禮樂志言禮之失也在於學者好爲曲說而人君一切臨時申其私意以增益爲盡禮而不知頻數之爲黷也子曰道之不明也賢者過之夫賢者率情之偏猶爲悖禮而況欲以私意求過乎三王者哉記曰始死三日不怠三日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思之殺也聖人因殺以制節此喪之所以三年賢者不得過不肖者不得不及此喪之中庸也

宋熙寧五年中書門下議不祧僖祖劉恕閻校理王介上議曰夫物有無窮而禮有有限以有限制無窮此禮之所以起而天子所以七廟也今夫自考而上何也必曰祖自祖而上何也必曰曾祖自曾祖而上何也必曰高祖自高祖而上又何也必曰不可及見則間而知之者矣今欲祖其祖而追之不已祖之上又有祖則固有無窮之祖矣聖人制爲之限此天子七廟所以自考廟而上至顯祖之外而

必祧也自顯祖之外而祧亦猶九族至高祖而止也皆以禮爲之界也五世而斬故也喪之三年也報罔極之恩也以罔極之恩爲不足報則固有無窮之報乎何以異於是故喪之罔極而三年也族之久遠而九也廟之無窮而七也皆先王之制弗敢過焉者也記曰品節斯斯之謂禮易於節之象曰君子以制度數議德行唐宋之君豈非昧於節文之意者哉

貞觀之喪服開元之廟諡與始皇之稱作爲阿房者同一意也

[illegible]所後之兄弟之子若子

所後者謂所後之親上斬竟言所後者是也鄭注所一字爲後之人

爲人後者於兄弟降一等自期降爲大功也兄弟之子報之亦降一等亦自期降爲大功也若子者兄弟之孫報之亦降一等自小功降而爲緦也

庶子爲後者爲其外祖父母從母昆弟無服

舅舅者爲一體不敢以外親之服而廢祖考之祭故絀其服也言母黨則妻之父母可知

考降

考父也既言父又言考者猶易言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也降者骨肉歸復於土也記曰體魄則降人死則魂升於天魄降於地書曰禮陟配天陟言升也又曰放勳乃徂落落言降也然而曰文王陟降何也神無方也可以兩在而兼言之

噫歆

士虞禮聲三注聲者噫歆也將啓戸警覺神也曾子問祝聲三注聲噫歆警神也蓋歎息而言神其歆我乎猶言願予所嘗之意也喪之皐某復祭之噫歆皆古人命鬼之辭

正義曰鄭云祝聲不知作何聲按論語云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檀弓云公肩假曰噫是古人發聲多云噫故知此聲為噫歆也凡祭祀神之所享謂之歆今以聲欲令神歆享故云歆警神也

旣夕記聲三注舊說以為噫興也噫興者歎息而欲神之興也噫歆者歎息而欲神之歆也

毋不敬

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修己以敬也儼若思安定辭何以安民子曰修己以敬也修己以安人以語則民不應也詩云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

女子子

女子子謂已所生之子若兄弟之子言女子者別於男子也孔氏言古人謂其女亦曰子詩曰齊侯之子衛侯之

336125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日知録32巻餘4巻』　請求記号 049.2-Ko357n　ガラス使用

妻論語曰以其子妻之是也此章言男女之別故加女子於子之上以明之下乃專言兄弟者兄弟至親兄弟之於姊妹猶弗與同席同器而況於姑乎況於女子子乎不言從子不言父據兄弟可知也喪服小記言女子子在室爲父母枝然則女子子爲已所生之子明矣胡氏謂重言子衍文黃氏以爲女子之子皆非

內則曰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則不待已嫁而反矣

取妻不取同姓

姓之爲言生也左傳昭四年問其姓對曰余子長矣詩曰振振公姓天地之化專則不生兩則生故叔詹言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晉語曰同姓不昏懼不殖也而子產之告叔向云內官不及同姓美先盡矣則相生疾晉司空季子之告公子曰異德合姓鄭史伯之對桓公曰先王聘后於異姓務和同也聲一無聽物一無文是知禮不娶同姓者非但防嫌亦以戒獨也故曲禮納女子天子曰備百姓吳語句踐請一介嫡女執箕帚以晐姓於王宮而郊特牲注云百官公卿以下也百姓王之親也呂刑官伯族姓傳族同族姓異姓易曰男女睽而其志通也是以王御不參一族其所以合陰陽之化而助嗣續之功者微矣

古人以異姓為昏姻之稱大戴禮南宮縚夫子信其仁以
為異姓謂以兄之子妻之也周禮司儀時揖異姓鄭氏注
引此

姓之所從來本於五帝五帝之得姓本於五行則有相配
相生之理故傳言有嬀之後將育於姜又曰姬姞耦其生
必蕃而後世五音族姓之說自此始矣晉嵇康論曰五行
有相生故同姓不昏舊唐書呂才序宅經謂五姓之說本
無所出惟堪輿經黃帝對於天老乃
有無姓之言今按漢書王莽傳卜者王況謂李焉君姓李
李者徵徵火也後漢蘇竟與劉龔書五七之家三十五姓
彭秦延氏不得與焉李雲上書高祖受命至今三百六十
四歲君期之一周當有黃精代見姓陳項虞田許氏不可令
此人居太尉太傅典兵之官五姓之說始見於此蓋與戴
記之文同起於哀平之際而京房傳房本姓李推律自定
為京氏白虎通曰古者聖人吹律定姓以記其族爾雅翼
曰古者司商協名姓人始生吹律合之定其姓名易是謀
類曰黃帝吹律定姓論衡言孔子吹律自知殷宋大夫子
氏之世則古人以律推姓亦必有法潛夫論言凡姓之有
音也必隨其本生祖所出也太皞木精承歲星而王夫其
子孫咸當為角神農火精承熒惑而王夫其子孫咸當為
徵黃帝土精承塡星而王夫其子孫咸當為宮少昊金精承
太白而王夫其子孫咸當為商顓頊水精承辰而王夫其
子孫咸當為羽雖號百變音形不易此則五姓所以分異
五音之說與春秋禪竈史趙史伯諸人之論大抵相同不
可謂其無本宋時猶尚五音之說雲麓漫鈔言永安諸
陵皆東南地穹西北地垂東南有山西北無山角音所利
如此

春秋時最重族姓至七國時則絕無一語及之者正猶唐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日知録32巻餘4巻』　請求記号 049.2-Ko357n
ガラス使用

人最重譜牒而五代以後則蕩然無存人亦不復問此百
餘年間世變風移可爲長歎也已

父不祭子夫不祭妻

父不祭子夫不祭妻不但名分有所不當而以尊臨卑則
死者之神亦必不安其嘗祭則有代之者矣此別是一
般說者乃嘗上饌餘不祭之文而爲之解殆似山東人作
不撤薑食不多食與郎謂不多食薑同一謬也此謂平日四時之祭若在喪則祥禫之祭亦嘗不行

檀弓

讀檀弓二篇及曾子問乃知古人於禮服講之悉而辨之
明如此漢書言夏侯勝善說禮服蕭望之從夏侯勝問論
語禮服唐開元四部書目喪服傳義疏有二十三部昔之
大儒有專以喪服名家者其去鄒魯之風未遠也故蕭望
之爲太傅以論語禮服授皇太子宋元嘉末徵隱士雷次
宗詣京邑築室於鍾山西巖下爲皇太子諸王講喪服經
齊初何佟之爲國子助教爲諸王講喪服陳後主在東宮
引王元規爲學士親授禮記左傳喪服等義魏孝文帝親
爲羣臣講喪服於清徽堂而梁書言始興王憺薨昭明太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日知録32巻餘4巻』 請求記号 049.2-Ko357n　ガラス使用

子命諸臣共議從明山賓宋昇之言以慕悼之辭宜終服
月梁陳壯齊各有皇帝皇后太子
王侯已下喪禮之書謂之凶儀夫以至尊在御不廢講
求喪禮異於吉義府之言不豫凶事而去國恤一篇者矣
舊唐書李義府傳初五禮儀注自前代相沿吉凶畢舉太
常博士蕭楚材孔志約以皇室凶禮爲豫備凶事非臣子
所宜言義府深然之於是悉刪而禁之　裴守眞傳爲太
常博士高宗崩時無大行因儀注眞與同時博士韋叔夏
輔抃秦等討論舊事創爲之　宋史章衡傳熙寧初判太
常寺建言自唐開元纂脩禮書以國恤一篇爲豫凶事刪
而去之故不幸遇事則據據臆隨意增損世從之
所據今宜爲陵集禮以貽萬世從之
宋孝宗崩光宗不能執喪寧宗嗣服已服期年喪欲大祥
畢更服兩月監察御史胡紘言孫爲祖服已過期年議者
欲更持禫兩月不知用何典禮若曰嫡孫承重則太上亦
弟亦已廉復於官中自行二十七月之重服而陛下又行
之是喪有二孤也詔侍從臺諫給舍集議時朱熹君前上
議以紘言爲非而未有以折之後讀禮記正義喪服小記
爲祖後者條因自識於本議之末其略云準五服年月格
斬衰三年嫡孫爲祖　謂承重者法意應爾而禮經無文傳云父
歿而爲祖後者服斬然而不見於經未詳何據但小記云
祖父卒而后爲祖母後者三年可以傍照至爲祖後者條
下疏中所引鄭志乃有諸侯父有廢疾不任國政不任喪

事之問而鄭答以天子諸侯之服皆斬之文（儀禮喪服篇不杖章爲君之祖父母下疏亦引此趙商問答）方見父在而承國於祖之服向日上此奏時無文字可檢又無朋友可問故大約且以禮律言之亦有疑父在不當承重者時無明白證驗但以禮律人情大意答之心常不安歸來稽攷始見此說方得無疑乃知學之不講其害如此而禮經之文誠有闕略不無待於後人向使無鄭康成則此事終未有所斷決不可直謂古經定制一字不可增損也（昔人謂讀書未到康成處不敢輕議漢儒以此）嗚呼若曾子子游之倫親受學於聖人其於節文之變辨之如此其詳也今之學者生於草野之中當禮壞樂崩之後於古人之遺文一切不爲之討究而曰禮吾知其敬而已喪吾知其哀而已以空學而議朝章以清談而干王政是尚不足以闚漢儒之里而何以升孔子之堂哉

論語之言斯者七十而不言此檀弓之言斯者五十有三而言此者一而已大學成於曾氏之門人而一卷之中言此者十有九語言輕重之間而世代之別從可知已（爾雅曰茲斯此也今攷尚書多言茲論語多言斯大學以後之書多言此）

太公五世反葬于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日知録32巻餘4巻』　請求記号 049.2-Ko357n
ガラス使用

太公汲人也聞文王作然後歸周史之所言已就封於齊矣其復入爲太師蒞而葬於周事未可知使其有之亦古人因蒞而葬不擇地之常爾記以首邱驗之亦已謬矣乃云北及五世皆反葬于周夫齊之去周二千餘里而使其已化之骨跋履山川觸冒寒暑自東徂西以葬於封守之外於死者爲不仁古之葬者祔於庭墀於墓反哭於其寢故曰葬曰虞弗忍一日離也使齊之孤重趼送葬纔月淹時不獲遵五月之制速反而虞於生者爲不孝曰也入周之竟而不見天子則不度離其喪次而以哀終見則不辭若其孤不行而使卿攝之則不慰此數者無一而可爲葬於周矣其後王不從而啟有夏后氏之墓豈古人不達禮樂之義忠臣孝子之事其先人於朝而不於墓聖人所以幽明之故也然則太公無五世反葬之事明矣

得歸棺緣書處胡公太公之玄孫未嘗反葬於周

扶君

扶君卜人師扶右注卜當爲僕射人師扶左君薨以是舉此所謂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也三代之世侍御僕從罔非正

人綴衣虎賁皆惟吉士與漢高之獨枕一宦者卧異矣春秋傳曰公冦於小寢卽安也魏中山王哀疾病令官屬以時營東堂堂成輿疾往居之其得禮之意者與

二夫人相爲服

從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爲服從母之夫與謂吾從母之夫者相爲服也舅之妻與謂吾舅之妻者相爲服也上不言妻之姊妹之子下不言夫之姊妹之子舅語繁而冗不可以成文也聞一知二吾於孟子以結爲兄之子言之

同母異父之昆弟

同母異父之昆弟不當有服子夏曰殷未之前聞也此是正說而又曰魯人則爲之齊衰則爲此一言夫欲儀從而行之後人踵而效之不之齊衰欲儀之問也以其爲大貴之所許也然則魯人之前固亦有行之者矣異於吾子無輕議禮

廣安游氏曰後世厲氏傳之禮有出二代之失而爲之者不知所由古禮之正也孔氏喪出母惟孔子行之而非以爲法今禮家爲出母服齊衰杖朞此後世之爲非禮之正也同母異父之昆弟子游曰爲之大功魯人爲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日知録32巻餘4巻』　請求記号 049.2-Ko357n　ガラス使用

之齊衰亦非禮之正也昔聖人制禮教以人倫使之父子有親男女有別然後一家之尊知統乎父而厭降其母同姓之親厚於異姓父在則爲母服齊衰期出母則不爲服後世既爲出母制服則雖異父之子以母之故亦爲之服矣此其失在乎不明父母之辨一統之尊不別同姓異姓之親而致然也及後世父在而升其母三年之服至異姓之服若堂舅堂姨之類亦相緣而升夫禮者以情義言也情義者有所限止不可徧給也母統於父嚴於父則不得不厭降於其母厚於同姓則不得不降殺於異姓夫是以父尊而母卑夫尊而婦卑君尊而臣卑皆順是而爲之也今子游欲以意爲之大功此皆承世俗之失失之之原其來寖遠後世不敗其原而不能正其失也

子卯不樂

古先王之爲後世戒也至矣欲其出而見之也故亡國之社以爲閒屏（穀梁傳）欲其居而思之也故子卯不樂（禮記檀弓下）欲其食菜羹藻而太牢奉之以爲諱惡（先王制名惡乎卯日此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之義也漢以下人主莫有行之者（惟崔琰諫魏世子田獵曾引此義）後周武帝天和元年五月甲午詔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日知録32巻餘4巻』　請求記号 049.2-Ko357n　ガラス使用

曰道德交喪禮義闕興衰四始於一言美三千於爲敬是以在上不驕處滿不溢富貴所以長守邦國於焉又安故能承天靜地和民敬鬼明並日月道錯四時朕雖庸昧有志前古甲子乙卯禮云不樂葬弘表毘吾之盛杜賁有揚觶之文自世道喪亂禮儀紊廢此典茫然已墜於地昔周干受命請問顓頊廟有戒盈之器室爲復禮之銘矧伊未學而能忘此宜依是日省事停樂庶知爲君之難爲臣不易貽之後昆嗟爾所在春秋莊公二十一年春王正月肆大省公羊傳作大省何休注謂予

子甲子也卯乙卯也古人省文但言予卯翼奉乃謂子爲貪狼卯爲陰賊是以王者忌子卯禮經遊之春秋諱焉此衛家之說非經也

君有饋焉曰獻

仕而未有祿者君有饋焉曰獻便焉曰寡君示不純臣之道也長樂陳氏曰實之而弗臣故有饋焉不曰賜而曰獻其將命之使不但曰君前曰寡君若子思之仕衛孟子之仕齊是也注以君有饋爲饋於君者非　故哀公執摯以見周豐而老萊子之於楚王自稱曰僕荀子周公自言所執贄而見者十人蓋古之人君有所不臣故九經之序先尊賢而後敬大臣尊賢其所不臣者

也至若武王之訪于箕子變年稱祀不敢以維新之號臨之恪舊之心師臣之禮又不可以尋常論矣

邾婁考公

邾婁考公之喪徐君使容居來弔含注考公隱公益之曾孫考公其去孫考或爲定按隱公當魯哀公之時傳至曾孫考公其去春秋已遠而魯昭公三十年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楚沈尹戌帥師救徐弗及遂城夷使徐子處之是已失國而爲寓公其尚能行王禮於鄰國乎定公在會文宣之時作定爲是

因國

有勝國有因國周禮謀氏凡男女之陰訟聽之於勝國之社爽視掌勝國邑之社稷之祝號士師若祭勝國之社稷則爲之尸書序言湯既勝夏欲遷其社又言武王勝殷左傳凡勝國曰滅之（文公十五年）是也（左傳哀公十三年今吳王勝王制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左傳子產對叔向曰遷賜伯於商邱主辰商人是因遷實沈於大夏主參唐人是因（昭公元年）齊晏子對景公曰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前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后太公因

之昭公二十年是也都宗人注都或有山川及因國無主九皇六十四民之祀

文王世子

文王之爲世子朝于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于寢門外不獨文王之孝亦可以見王季之其勤也爲父者赤明而衣則爲子者雞鳴而起矣苟宴安自逸又何怪乎其子之惰四支而不養也是以小苑之詩必曰夙興夜寐而管寧三日晏起自訟若愆古人之以身行道者如此

武王帥而行之

文王之孝可謂至矣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如三朝食上色憂復膳之節皆不敢有過於文王此中庸之行而凡後人之立意欲以過於前人者皆有所爲而爲之也故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而不食曰吾悔之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吾情

用日干支

三代以前擇日皆用干郊特牲郊用辛社日用甲書召誥丁巳用牲于郊戊午乃社于新邑而月令擇元日命民社鄭注謂春分前後戊日則郊不必用辛社不必用甲矣詩吉日惟戊既伯既禱穀梁傳六月上甲始繫牲月令仲春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仲丁命樂正入

學習樂季秋上丁命樂正入學習吹春秋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易蠱卦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吳九五先庚三日後庚三日之類是也秦漢以下始多用支如午祖戍臘三月上巳祓除張衡有都賦於是暮春之禊元巳之辰及正月剛卯之類是也月令擇元辰躬耕帝藉盧植說曰日甲至癸也辰子至亥也郊天陽也故以日藉田陰也故以辰蔡邕月令章句云日榦也辰支也有事於天用日有事於地用辰此漢儒之說攷之經文無用支之證夏小正二月丁亥萬用入學氏始行此禮之日值丁亥而用之也猶郊特牲言郊之用辛啓周之始郊日以至言周人以日至郊適值辛日謂以

社日用甲

月令擇元日命民社注祀社日用甲據郊特牲文曰用甲用日之始也正義曰召誥戊午乃社于新邑用戊者周公告營洛邑位成非常祭也墨子云吉日丁卯周代祝社疑不可信禮外事用剛日丁卯非也漢用午魏用未晉用酉各因其行運濮尼皇太子社誄孟月涉初句吉日惟上酉則不但用酉又用孟月唐武后長壽元年制更以九月為社玄宗開元十八年詔移社日就千秋節皆失古人用甲之義矣

不齒之服

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出乎吉則入乎凶懈游之士縞冠
垂緌不齒之人立冠縞武以其爲自吉而之凶之人故被
之以不純吉而雜乎凶之服

爲父母妻長子禪

禪者終喪之祭父母之喪中月而禪固已妻與長子何居
天不有祖父母伯叔父母及昆弟乎曰夫爲妻父爲長子
喪之主也服除而禪非夫非父其誰主之若祖父母伯叔
父母及兄弟則各有主之者矣故不禪

父在爲母則從乎父而禪

爲殤後者以其服服之

爲殤後者以其服服之殤無爲人父之道而有爲殤後者
此禮之變也謂大宗之子未及成人而殤收殤者之兄弟
若兄之子以爲後則以爲人後之服而服之如父不以其
殤而殺重大宗也若適之關公八歲而冠僖爲之後是已
夫禮之制殤所以示長幼之節而殺其恩也大宗重則長
幼之節輕故殤之服而有時不異乎成人不以宜殺之恩
而廢尊祖之義此所謂權也若曰服其本服云爾記何必

言之而亦鳥有爲殤後者哉

庶子不以杖即位

古之爲杖恒以癰病而已其後以杖爲主喪者之用喪無二主則無二杖故庶子不以杖即位

夫爲妻杖則其子不杖矣父爲長子杖則其孫不杖矣雜記曰爲長子杖則其子不以杖即位其子長婦人不爲主而杖者

無杖則不成喪故女子在室父母死而無男昆弟則女子

妻在爲夫杖必其無子也母爲長子削杖必其無父也此三者皆無主之喪故婦人杖

庶姓別於上

庶姓者子姓也特牲饋食禮言子姓兄弟注曰所祭者之子孫言子姓者子之所生玉藻喪大記並言子姓注曰子姓謂衆子孫也玉藻爲冠玄武子姓之冠也正義曰子姓生也孫是子之所生故云子姓詩言公姓以繼公子而同父之變文則云同姓此所云庶姓別於上者亦子姓之姓與周禮司儀之云士揖庶姓者又同而所指異也注以始祖爲正姓高祖爲庶姓之伯

愛百姓故刑罰中

人君之於天下不能以獨治之而刑繁矣衆治之而刑簡矣古之王者不忍以刑窮天下之民也是故一家之中父兄治之其有不善之萌莫不自化於閨門之內而猶有不帥教者然後歸之士師然則人君之所治者約矣然後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愼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夫然刑罰焉得而不中乎是故宗法立而刑滿天下之宗子各治其族以輔人君之治罔攸兼于庶獄而民自不犯於有司風俗之醇科條之簡有自來矣詩曰君之宗之吾是以知宗子之次於君道也

庶民安故財用足

民之所以不安以其有貧有富貧者至於不能自存而富者常恐人之有求而多爲吝嗇之計於是乎有爭心矣夫子有言不患貧而患不均夫惟收族之法行而歲時有合食之恩吉凶有通財之義本俗六安燕民三曰聯兄弟而鄉三物之所興者六行之條曰睦曰婣不待王政之施而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矣此所謂均無貧者而財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日知録32巻餘4巻』　請求記号 049.2-Ko357n　ガラス使用

有不足乎至於葛藟之刺興角弓爲之作九族乃離一方相怨而辦蠻夷恥泉池竭然後知先王宗法之立其所以養人之欲而給人之求爲周且豫矣宋范文正公蘇州義田至今裔孫猶守其法范氏無窮人

術有序

學記術有序注術當爲遂聲之誤也周禮萬二千五百家爲遂按水經注引此作遂有序周禮遂人之職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酇五酇爲縣五縣爲遂皆有地域溝樹之使各掌其政令遂人中大夫二人遂師下大夫四人中士八人中士十六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遂大夫每遂中大夫一人又按月令審端徑術善術則民不惑作遂天間有遂遂上有徑徑小溝也春秋文公十二年秦伯使術來聘公羊傳漢書五行志並作遂管子度地篇百家爲里里十爲術術十爲州術音遂此古術遂二字通用之證陳可大集說改術爲州非也

周禮州長會民射于州序陳氏禮書同州曰序記言遂有序術也周禮遂官各降鄉官一等則遂之學亦降鄉一等而謂之州長其爵與遂大夫同則遂之學其名與州序同可也

師也者所以學爲君
三代之世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治國平天下
之事孔子之於弟子也四代之禮樂以告顏淵五至三無
以告子夏而又曰雍也可使南面然則內而聖外而王無
異道矣其繫易也曰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
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
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
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故曰師也者所以學爲君也

肅肅敬也
肅肅敬也雍雍和也詩本肅雍二字而引之二字者長言
之也詩云有洸有溃毛公傳之曰洸洸武也溃溃怒也卽
其例也

以其緩復
男子以車爲居以弓矢爲器故其生也桑弧蓬矢以射天
地四方其死也設決麗于挾比葬則弓矢之新沽功有弭
飾焉亦張可也以射者男子之事也如死於道則升其乘
車之左載以其緩復注改緩爲綏謂旌旗之旌也以旌復
而不切於事廣陵胡氏曰此復魂旐既

在車當是以車者男子之居也晉書祖逖傳論災星
執綏之綏以車者男子之居也詩書告豐簋徒招用此
升車必正立執綏徐鉉曰綏者所執轡之總以其綏復者象其行也象
其行所以達其志也於是有朝聘而終以尸將事之禮矣
左氏哀公十五年傳　聘禮賓死以棺造朝介將命宋
史韋頻傳爲刑部郎中使契丹至紫濛館卒契丹遣內侍
就館奠祭命接伴副使吳克荷護其喪以錦車駕橐駝邨
載至中京斂以銀飾棺具鼓吹列儀衛吏士衛送至白溝邨
婁復之以矢猶有殺敵之意焉此亡於禮者之禮也

親喪外除兄弟之喪內除

親喪外除者祥爲喪之終矣而其哀未忘故中月而禫兄
弟之喪內除者如其月日而止

十五月而禫

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禮記喪大記
言父在爲母亦備二祥節也蓋以十月當大喪之一周踰
月則可以練矣故曰十一月而練以十二月當大喪之再
周踰月則可以祥矣故曰十三月而祥必言十一月十三
月者親喪外除又加兩月焉則與大喪之中月同可以禫矣故曰十五月
而禫

父在爲母其禫也父主之則夫之爲妻亦當十五月而禫
矣晉孫楚除婦服詩但以一周而畢蓋不數禫月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日知録32巻餘4巻』　請求記号 049.2-Ko357n　ガラス使用

其他期服祥禫之祭皆不在已則亦以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除可知故鄭氏曰凡齊衰十一月皆可以出弔

妻之黨雖親弗主

姑姊妹其夫死而夫黨無兄弟使夫之族人主喪妻之黨雖親弗主夫若無族矣則前後家東西家無有則里尹主之此文以姑姊妹發端以戒人不可主姑姊妹之喪也夫寧使疏遠之族人與鄰家里尹而不使妻之黨爲之主聖人之意蓋已逆知後世必有如王莽假母后之權行居攝之事而篡漢家之統而隳爲之坊者矣別內外定嫌疑自天子至於庶人一也或曰主之而附於夫之黨是惡知禮意哉

吉祭而復寢

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互言之也鄭注已明而孔氏乃以吉祭爲四時之祭雖禫之後必待四時之祭訖然後復寢非也禫卽吉祭也豈有未復寢而先御婦人者乎

如欲色然

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能以慕少艾之心而慕父母則其誠無以加矣正義云主謂解欲色爲如欲見父母之顏色鄭何得比父母於友色

馬昭申云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是亦
其色於德張融云如好色取其甚也於文無義

先古

祭義以祀天地山川社稷先古先祖也詩曰以似以
續續古之人亦謂其先人也近曰古故周人謂其
先公曰古公

博愛

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左右就養無方謂之博愛
以養父母曰嚴

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曰嚴孩提之童知愛而已稍長

然後知敬知敬然後能嚴孟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
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故雖初鳴而衣服至於寢
門外問衣燠寒疾痛苛養而敬抑搔之出入則或先或後
而敬扶持之敬之始也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
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敬之終也曰嚴者與曰而俱進之
謂

致知

致知者知止也董文清槐以知止二節知止者何爲人君
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日知録32巻餘4巻』　請求記号 049.2-Ko357n
ガラス使用

國人交止於信是之謂止知止然後謂之知至君臣父子
國人之交以至於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是之謂物
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孟子曰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
昔者武王之訪箕子之陳曾子游之問孔子之荅皆是
物也故曰萬物皆備於我矣
惟君子爲能體天下之物故易曰君子以言有物而行
恆記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
以格物爲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則未矣知者無不知也
當務之爲急

鰥訟者與國人交之一事也
顧諟天之明命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其在於人曰用而不知莫非命也故
詩書之訓有曰顧諟天之明命又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又曰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又曰惟克天德自
作元命配享在下而劉康公之言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
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彼其之
子邦之司直而以爲舍命不渝乃如之人懷昏姻也而以
爲不知命然則子之孝臣之忠夫之貞婦之信此天之所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日知録32巻餘4巻』　請求記号 049.2-Ko357n　ガラス使用

命而人受之爲性者也故曰天命之謂性來命於冥冥之
表則離而二之矣

爭逐續乃命于天人事也理之所至氣亦至焉是以含章
中正而有隕自天匪正之行而天命不祐

桀紂帥天下以暴

仲虺之誥篇曰簡賢附勢實繁有徒多方篇曰罔憖曰欽
劓割夏邑此桀民之從暴也微子篇曰殷罔不小大好草
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恆獲小民方興相
爲敵讎此紂民之從暴也故曰幽厲興則民好暴古之人

所以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而不使民之陷於邪辟者何
哉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安矣大保之詩皆祝其君
以受福之辭而要其指歸不過曰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
黎百姓徧爲爾德然則人君爲國之存亡計者其可不致
審於民俗哉

財者末也

古人以財爲末故舜命九官未有選理財之職周官財賦之
事一皆領之於天官冢宰而六卿無專任焉漢之九卿一
太常二光祿勳三衛尉四太僕五廷尉六鴻臚七宗正八

大農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司農 九少府應劭曰少者小也師古曰大司農供軍國之用少府以養天子大農掌財在後少府掌天子之私財又最後唐之九卿一太常二光祿三衛尉四宗正五大僕六大理七鴻臚八司農九太府大略與漢不殊而戶部不過尚書省之屬官故與吏禮兵刑工並列而爲六部尚書爲二品非重教相實總之也龍宰相廳司徒以大化俗財貨之義矣

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治化之隆則遺秉滯穗之利及於寡婦恩惟之薄則穫刈

簞帚之色加於父母故欲使民興孝興弟莫急於生財以好仁之君用不畜聚斂之臣則財足而化行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矣

君子而時中

記曰禮時爲大順次之體次之稱次之弟授舜舜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天地之祭宗廟之事父子之道君臣之義倫也社稷山川之事鬼神之祭體也喪祭之儀賓客之交義也羔豚而祭百官皆足太牢而祭不必有餘此之謂稱也古之聖人因之爲尊外之爲樂少之爲貴

多之爲美是故先王之制禮也不可多也不可寡也惟其稱也此所謂君子而時中者也故易曰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舜之大孝文王之無憂武王周公之達孝皆所謂時中也

子路問鬼

洪範六極六曰弱鄭康成注愚懦不能自立貌故子路問鬼神

王道之大始於閨門妻子合兄弟和二親父母順道之邇也卑也郊焉而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若舜若文武周公所謂扁德之行而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倫之爲經衍之爲政本於天殽於地列於鬼神達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而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若舜若文武周公所謂扁德之行而人倫之至者也故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人之有父母也雞鳴問寢左右就養無方何其近也及其既亡而其容與聲不可得而接於是或求之陰或求之陽然後儼然必有見乎其位然後乃憑工祝之傳而致饗於孝孫生而爲父母歿而爲鬼神子曰爲之宗廟以鬼享之此之謂也論語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 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

田順父母而推之也
記曰文王之爲世子朝于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
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
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暮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
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
亦復初食上必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末
有原應曰諾然後退又曰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
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祀之忠也如見親
之所愛如欲色然其文王與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文
王之詩也夫惟文王生而事親如此之孝故死而祭如此
之忠而如親之或見也苟其生無養志之誠則其殁也自
必無感通之理故曰惟孝子爲能饗親而夫子之告子路
亦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是故盡庸德之行莫先於父母之
順而郊社之禮禘嘗之義緣之以起明此而天下國家可
得而治矣
在上位者能順乎親而後可以祀天享帝在下位者能順
乎親而後可以獲上治民
程子曰鬼神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迹也張子曰鬼神者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日知録32巻餘4巻』　請求記号 049.2-Ko357n　ガラス使用

二氣之良能也用以解易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一章斯爲切當如二子之說則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者鬼神也其可見可聞者亦鬼神也今時人祭祀之鬼神也

質諸鬼神而無疑猶易乾文言所謂與鬼神合其吉凶謀豐

二象亦以鬼神與天地人並言

期之喪達乎大夫

袒服自期以下諸侯絕大夫降者說者以爲期已下之喪皆其臣屬故不服然制禮之意不但爲此古人有喪不祭

諸侯有山川社稷宗廟之事不可以曠故惟服三年而不服期大夫亦與於其君駿奔在廟之事但入數多不至於曠故但降之而已此古人重祭之義後人不知但以爲貴而已正義曰期之喪達乎大夫謂旁親所降在大功者得爲期喪還著大功之服若天子諸侯旁期之喪則不服也

諸侯亦有期服如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且亦有大功服如姑姊妹嫁於國君尊同則不降記特舉其大槩言之耳

三年之喪達乎天子

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卽解上三年之喪達乎天子一句
此舉其重者而言然三年之喪不止父母左氏昭公十五
年傳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謂穆后與太子王后謂
之三年者據達子之志而言其實期也是天子亦有期喪

達孝

達孝者達於上下達於幽明所謂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
於四海無所不通者也與達道達德之達同義

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

無豐于昵祖已之所以戒殺孟也自人以下衆仲之所以
對魯隱也以客爲臣子游之所以規文子也親親之道賴
賢人而明者多矣漢哀帝聽冷褒段猶之言而尊定陶共
皇唐高宗聽李勣之言而立皇后武氏不知人之禍且至
於斁倫亂紀而不顧可不慎哉

人倫之大莫過乎君父而子夏先之以賢賢易色何也思
事親不可以不知人也

父子之親長幼之序男女之別非師不明教人以禮者師
之功也故曰師無當於五服弗得不親

誠者天之道也

誠者天之道也故天下雷行物與无妄而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天敘有典敕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莫非誠也故曰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肫肫其仁

五品之人倫莫不本於中心之仁愛故曰拜稽顙哀戚之至隱也稽顙隱之甚也又曰其送往也茫茫然汲汲然如有追而弗及也其反哭也皇皇然如有求而弗得也故其往送也如慕其反也如疑求而無所得之也入門而弗見也上堂又弗見也入室又弗見也亡矣喪畢反哭而止矣心悵焉愴焉惚焉愧焉心絶志悲而已矣此於喪而觀其仁也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又曰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恔乎此於葬而觀其仁也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齊三日乃見其所爲齊者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肅然

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是故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聲不絕乎耳心志嗜欲不忘乎心又曰祭之明日明發不寐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祭之日樂與哀半饗之必樂已至必哀此於祭而觀其仁也自此而推之郊社之禮所以仁鬼神也射鄉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而天下之大經畢舉而無遺矣故曰孝弟爲仁之本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日知録32巻餘4巻』　請求記号 049.2-Ko357n
ガラス使用

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
是故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聲不絕乎耳心志嗜欲不
忘乎心又曰祭之明日明發不寐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
祭之日樂與哀半饗之必樂已至必哀於祭而觀其仁
也自此而推之郊社之禮所以仁鬼神也射鄉之禮所以
仁鄉黨也食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親親而仁民仁民而
愛物而天下之大經畢舉而無遺矣故曰孝弟爲仁之本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日知録32巻餘4巻』　請求記号 049.2-Ko357n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日知録32巻餘4巻』　請求記号 049.2-Ko357n

ガラス使用